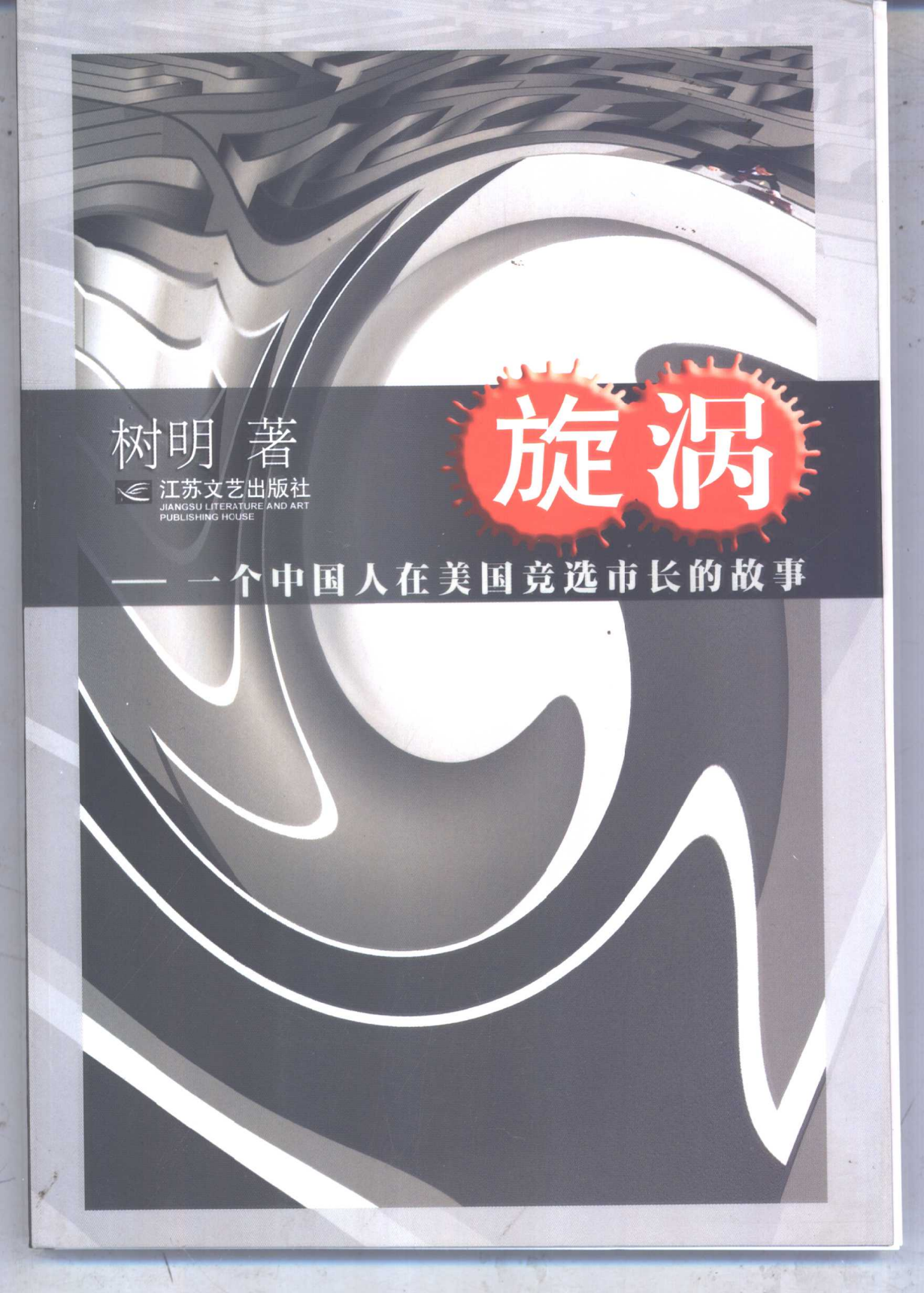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树明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 旋涡

—— 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竞选市长的故事

树明 著

# 旋涡

—— 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竞选市长的故事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旋涡/树明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3.7  
ISBN 7-5399-1915-9

I. 旋... II. 树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2863 号

书 名 旋 涡

作 者 树 明

责任编辑 陈敏莉 王宏波

责任校对 孙 慧
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
印 刷 宜兴文化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9.25

字 数 24 万

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915-9/I·1816

定 价 17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李树明,笔名树明、锋竞。黑龙江省双城市人。理学学士、政治学硕士。留美归国,现为某杂志社编辑。主要发表:

长篇小说《绿卡的女奴》《寂寞彼岸》《燃烧吧,愤怒与正义!》《暗痛》《好莱坞的中国女人》《邪舞》和中篇小说及各类文章二百余篇。

## 1

“我说过，”刘剧长长的胳膊朝店小二一挥，又要了一杯啤酒，“我就知道，这个棘角蜥蜴绝不肯爬出橡树街四号的。”

电视里，市长莱安·皮考利正在做广告：一家移动游乐中心开张，承诺从每张门票中抽出一美元捐给贝森市政府，救助那些不到十五岁就生了小宝宝的贫困少女妈妈。“来吧，我的市民，和莱安一起帮助这些又可爱又漂亮的女孩儿吧。”他光头锃亮，颅骨见楞见线，额角峰起，鹰钩鼻隼，眼睛溜圆，说话时，脑袋一点一点的，活像一只棘角蜥蜴。不同在于，棘角蜥蜴身披棕绿古戏装，而市长的皮肤是白的。

泰姗·沃尔德兹撇下嘴，呸了一声。

“我敢打赌，明天，明天，顶多不超过后天，棘角蜥蜴一定宣布竞选下任市长。小泰茜，你信不信？”

泰姗抬起眼，在额头上犁出数条深沟。男人叫她“小”泰茜，她心里颇舒坦，胳膊肘拄着桌子，曲指指着刘剧，“大傻爷们，这个谁都知道。克拉米多，你认为呢？”

夜深了，戈尔登酒吧里稍显嘈杂，凉凉的冷气，清酸的啤酒味，暗暗的灯光，轻轻的西班牙探戈舞曲。长长的吧柜旁，立着无数细细高高的吧椅腿儿。吧椅腿儿上，一长溜各式各样的屁

股,宽的,窄的,肥的,瘦的,巨硕的,小巧玲珑的,丰满的,男性的,女性的,裹在牛仔裤里的,包在短裤、裙子里的,半裸的,安分的,撩人的,挑逗的,卖弄的,平静的,和拧来拧去蹭来蹭去的。店小二和顾客就在这些臀的后面穿梭来穿梭去。某个醉汉,走两步就撞了或蹭了一个,臀们颇为大度,往前靠靠。

窄窄的过道这边,是酒吧大厅。二十张小圆桌,有的聚了一圈人,围着一堆大啤酒杯子和啤酒瓶子,挤挤巴巴的;有的只有一个人独饮,孤零零的。

“这是什么?这是腐败。腐败!他利用市长的公共形象和影响,给自己做免费的竞选广告。”店小二端着托盘,送来一只镂花高筒玻璃杯,深棕色的液体寒气灼人。刘剧的舌头被冰凉的酒精烧得又僵又硬,在口腔里使劲揉搓着、转动着。一杯两升,他已经喝了两杯。“一个哲人说,权力犹如鸦片,掌权者莫不上瘾。”

他总是杜撰“哲人”。其实,“哲人”就是他自己。

“我一到贝森,就是皮考利市长。现在,我已经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了,还是皮考利市长。”二氧化碳挟着酒气,鸣叫着,冲出彼得·克拉米多的喉咙。他推了一下宽沿儿牛仔帽,使劲儿挤了一下眼睛,两个摇摇晃晃的影子合并成一个,马上又分开了。十一年前,他还是墨西哥边境城市诺格拉斯市的小伙子。一天,他持枪闯进一家银行,抢了一兜子比索,刚出大门,就见一辆警车急驰而来。他撒腿就跑,转过数条街,钻进一个废弃的仓库,慌慌张张,躲进一堆杂物后面,猛见一个地道口,他跳了进去,一路狂奔,从尽头处爬了上去。上帝照看他,先赐他慌不择路,再指引他发现了这条美墨毒品黑帮的秘密走私地道。一兜子比索换了五万美元。他租了一套房子,买了一辆旧车,从秘密地道返回了墨西哥,带着父母、兄弟姐妹和女朋友一家偷渡来了美国。

然后,他向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密举报了这条地道。联邦调查局抓获了毒品走私黑帮,赏了他一笔十万美元奖金和全家人的绿卡。他迁来贝森,开了一家 99 分钱杂货店(低档杂货店的一种,所有货物都 99 美分)。

“他妈的他干得太长了。这不符合美国精神。”泰姗·沃尔德兹举起杯子,扭过身,撞了一下空气,“我宣布,我绝不投棘角蜥蜴的票。”她的声音很大。

众人仍自饮自的。酒吧嘛,绝对是个人主义的地方,你出你的风头,我消遣我的。

莱安·皮考利又在电视里出现了。泰姗一指,“棘角蜥蜴!简直就是棘角蜥蜴他爹!”

调侃政治人物,众人来了兴趣,齐齐盯住电视。市长大人正说到“女孩儿”这个词儿,头用力一点,眼珠转了一下。顿时,笑声哄起,这个比喻太像、太传神、太、太太太他妈的绝了。

泰姗半晃着站起来,“我不能把这个天才的发现据为己有,这个丰功伟绩属于剧·刘先生。剧,站起来,看看谁不认识飞翔餐馆的老板,贝森市顶尖儿的厨师。”

刘剧站起来。他个子很高,一米八六、八七的样子,冲昏昏暗暗一抱拳。“一个人,掌握权力过久,就会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,就会形成超越市长权限之外的权力,公民的监督就会逐渐、逐渐削弱。这个趋势不可避免。洛克说,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。莱安·皮考利已经干了三届十二年了。太长了,太长了,一位哲人说,应该换个人了。”

一个声音飞来。“换谁?蕾妮·布朗吗?种族主义者。尼克拉斯·布拉克斯吗?一只书虫。我宁可支持一个未来可能的独裁者,也不愿意看到那两个东西把办公室搬进橡树街四号,除非贝森不需要市长。”

又一个声音飞来,与前一个声音错开大约四十度角。“目光扫遍贝森,谁能竞争过皮考利?选票决定一切。”

泰姗激烈一吼,“选票是狗屎。”

“难道莱安·皮考利先生干得不够好吗?十二年前贝森是什么样子,我知道。十二年后又是什么样子,你我知道,人口增加了一倍,城市繁荣了,房地产(价格)翻了两番,失业率降低了。”

“是啊,莱安是贝森历史上最好的市长、最伟大的市长、最出色的市长。只要他参加竞选,我这一票就永远属于他。”

泰姗的眼睛恶狠狠地,射向声源。“这是美国公民说的话吗?利益!利益!利益与公民权力不一致时,公民权力永远第一,绝对第一。你们的话,简直就是极权主义体制下的语言!”

话,触动了美国人最敏感的政治神经。众皆沉默。公民权力,属于私人权力范畴,永远高于一切、高于任何事物。他们从不对政治家感恩戴德。相反,他们对政治家极其苛求。因为,是公民权力造就了政治家,而不是相反。当政治家将给公民权力造成危害时,公民宁可牺牲眼前的利益,也要抛弃这个政治家,重新另挑一个政治家。公民成熟的标志就是:他知道什么时候、该怎么样对政治家“忘恩负义”。

“莱安·皮考利有十大罪状。”刘剧原本就爱夸夸其谈,好出个风头什么的,且能言善辩。现在,仗了酒劲儿,更口无遮拦了。他抓住众人沉默的瞬间,截住泰姗的表达欲,伸出右手,食指向空中射去。“罪之一,皮考利把贝森市的墨西哥移民,合法的和非法的,统统变成了他的农场帝国的奴隶。”他的右手再次刺向空中,射出两个手指,“罪之二,皮考利力主开设赌场,赌场里有皮考利的股份。”他的右手又向广袤的空间劈去,三指齐发,“罪之三,贝森从来没有脱衣舞厅,自六年前第一家脱衣舞厅开业以来,今年已经达到了三家。如果算上某些暗中从事卖淫行业的

按摩屋、陪聊公司等,贝森已变成了全美最坠落的城市之一。罪之四,贝森成了毒品的转运中心、交易中心。罪之五,社会治安恶化。”他伸出大拇指和小指。“罪之六,一方面是北区富有阶级化,南区正在沦为贫民窟,房子更破更旧,街道路面破损严重。罪之七,城市缺水。罪之八,垃圾场的建设赶不上城市的发展,贝森将有一天被垃圾吞没。罪之九,中学没有给女中学生设立育婴室,生了孩子的女孩子们只好辍学在家。罪之十,他上次竞选时的许诺有一半没有兑现,有些根本就没有兑现的可能,比如零失业率、零犯罪率等等。十大罪状,就是十恶不赦。十恶不赦的人怎么能继续当市长呢?你们说是不是?”

泰姗饶有兴趣地看着刘剧的手。他的食指呈钩状,又张开拇指、食指,五指捏在一起,握成拳,向暗暗的棚顶挥去。她拼命鼓掌,“是的。说得好极了。”

彼得·克拉米多:“完全正确。”

泰姗·沃尔德兹:“绝对是这样。十大错误!”

一个男人,满脸胡子,摇摇晃晃走过来,“飞翔餐馆老板,我承认你说得有道理。但是,问题的关键是,贝森没人能竞争过他。没人。”

刘剧:“有!贝森五万多人口,想找第二个合格的中餐馆大厨难,但能当市长的,大有人在。”

“谁?”

“肯定有人。”

“我问的是谁?三年前,人口比现在只少一万,只有两个人出来和皮考利先生竞选市长。今年,除了那两个人,还能有谁出来一搏?”

刘剧:“我说了,肯定有。”

“谁?叫出来一个。在贝森,没人能击败莱安·皮考利。”

刘剧嘴动了两动,吐不出音来。

“谁?”那人不依不饶。“说呀,我已经做好了准备,把票投给你说的人。蠢鹅!”

一股冲动点燃了酒精,在刘剧天灵盖下面盘旋、激荡。

“哈,女士们、先生们,我知道是谁了,就是他,伟大的、尊贵的、贝森第一流的厨师,刘先生。他将把灶房搬进橡树街四号,给每一位市民做一盘中国菜。”

哈哈哈哈哈,酒吧里快乐的笑声形成了龙卷风,呼啸着,冲击着墙、棚、门、窗。有人笑出了泪,有人笑吐了,有人搥桌子,有人拼命跺脚。

刘剧跨上一步,眼睛直逼对方的眼睛。那人稍稍退了一步。“是我,又怎么样?”他的声音如此之大,震哑了所有嘴巴。

“你?”那人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,“我告诉您一个事实:除了你自己的一票和你妻子的一票,你不会拿到第三张票的。当然了,你也可能拿到第三张票,如果你的孩子有了选举权的话。”

“我,沃尔德兹会计事务所主人,泰姗·沃尔德兹,是刘的最坚定的支持者。”

“那第四张票就是我的了。”彼得·克拉米多喃喃地,“可能还会有第五个人支持他。我妻子特别喜欢飞翔餐馆的宫爆肉丁,又甜又酸又辣。”

吧柜上,一个白大汉转过身,看着彼得·克拉米多,“那么,我的蒙庇就是你妻子之后的第六个刘的支持者了,因为蒙庇更喜欢宫爆鸡丁。”白大汉突然放声大笑,“蒙庇是我的种犬。种犬!”

顿时,哄堂大笑震得屋里乱颤,玻璃杯乱撞。彼得·克拉米多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,玻璃杯往地上一摔,亮出拳头,直取白大汉。刘剧几人见了,忙抱住、拉住、拽住克拉米多。克拉米多动弹不得,恨恨地瞪着白大汉。白大汉见事儿超出了预料之外,

转过身去,抓起啤酒瓶子,吹了一口。

众人松开克拉米多。克拉米多晃晃身子骨,“刘,一定竞选上市长!”

不知是谁,把满杯扎冷扎冷的啤酒浇到了白大汉身边女人的屁股上,升腾起一片青烟。

白大汉立即转过身,跳到地上,“谁干的?谁干的!”

彼得·克拉米多余怒未消,仗着酒劲儿,向白大汉扑去。白大汉见状,忙亮架式迎战,无奈饮酒过量,腿晃脚软,不待克拉米多的拳头挨上身,早已跌倒在地,砸在女朋友的身上。旁边一个人,路见不平,一把掠住克拉米多的胳膊,兜腹就是一拳。

又宽又硬的皮带保住了彼得·克拉米多最柔软的部分。他顺手抄起圆桌上的啤酒瓶子,斜着向对方的脑袋砸去。但他用力过大,加之酒喝得太多了,身子失衡,人没砸着,身子摔到了桌子上,瓶子、杯子滚落地上,一片稀里哗啦。那个人握紧双拳,向他的后背砸去。这时,邻桌跳起一个人,一只拳接住了双拳,一只拳挥向了下颏。那个人仰面倒下,砸倒了椅子,砸倒身后的圆桌。

数位受到干扰的醉汉醉娘从座位上站起,走上前来,揪住了拔刀相助者,不消几拳,那人就后背倚着吧柜,大口大口吐气。数众怒了,仿佛义侠罗宾汉重生一般,将数位醉汉醉娘击倒。其余人见此,颇抱不平,纷纷离了座位,将数众一对一逼住,拳来拳往,微弱的灯光把他们的身影映到墙上,张牙舞爪,身手迟滞,东摇西晃。究竟为了啥?你哪条战线的?没人知道,没人关注。

酒吧老板冷眼观察了一会儿,抄起电话,拨通了911报警。只有报了警,保险公司才能赔偿他的损失。最好再逮住四个五个倒霉蛋。

冲突一起,刘剧跌跌撞撞回了座位,端起杯子,凉爽的液体

丝毫不被热闹的场景加温。他对这类美式酒吧文化没有兴趣。杯子见了底儿,他看了眼手表,十一点多了,手拄桌子站起来,绕过角斗场,歪歪斜斜,不辨南北,醉眼朦胧,朝门走去。他走错了方向,推开了紧急出口的门。尖厉的警报笛声顿起,许多人一愣,立即兵分两路,从出入口大门和紧急出口大门蜂拥而遁。

## 2

一波一波的酸臭,如大戈壁的沙丘,起伏无际,直抵脑芯子。胃,又剧烈翻腾了。刘剧睁开眼,一片迷迷糊糊。隔了一会儿,再睁开,太臭了,他极力撑开眼皮。电灯一会儿旋转,一会儿晃头摇脑,扔下一圈一圈乳黄色的光。圆圆的浴缸里一摊一摊的黄绿,呈放射线状。胸脯子硌得生疼,右胳膊压在胸下,释放出仙人掌芒尖的刺痛,脉冲式的。他伸出左手去拧水龙头,手搭上了,却一点劲也使不上。猛地,喉咙一紧,蹿出一股黄水,接着又是一股,又是一股。

他呻吟了一声。

浴缸沿儿是个平台,正可趴下他又窄又长的身子。七月份,正是最炎热的季节,哪怕是深夜、凌晨,气温也三十多度。太臭了,他挣扎着,把脸扭向外,闭上眼睛。回忆拽着思维的痛。昨晚又喝多了,回家进了书房,睡到半夜,胃里翻江倒海,冲进卫生间,吐罢,趴这儿睡着了,或者吐尽了力气,只好无可奈何地隐入梦乡。一只柔软的手,有节奏地“丁丁”唱着,按摩着他的大脑,略一停,又开始了,再一停,再重始,挺舒服的。

“刘剧!”“刘剧!电话!”“听着没有?电话!”他撩起眼皮,吴晓如光光的小腿、大腿、肉感的三角区依次拥入眼帘。

“垃圾!”吴晓如嘴里冒出一个英语单词儿,转身离去。细细短短的腿,平平塌塌的臀,淡黄色的三角裤衩,卫生间门关上了。

吴晓如回了主卧房,躺在床上。呆了一会儿,拿起话筒,放在电话机子上。没两秒钟,电话铃又急速响了起来。

“喂!”她问。

“请剧·刘。”

讨厌死了。她睡得正香,突然电话响。她伸过手去,拿起话筒。粗重的男音,找刘剧。她“啪!”放回机子上。刚放上,又响了。如是者四,整个把她弄醒了,腾腾下楼找刘剧。她把话筒放在床上,抄起遥控器,打开电视,换了两个频道,没找着好节目,遂下了床,踩着软绒绒的地毯,下楼到了卫生间门口。“刘剧!”里面没动静,她提高了声音,“刘剧,电话。”

回了床上,躺下,又换了两个电视频道,都是广告。她拿起话筒,“等两分钟。”

“你支持你丈夫竞选市长吗?”

吴晓如一怔,“你说什么?”

“昨晚十一点多,刘先生在戈尔登酒吧宣布竞选下届市长。你是他太太吗?”

“我想……不会错。”她放下话筒,翻身下床,蹬蹬跑下楼,推开卫生间门,一手抓住刘剧的T恤,一手揪着头发,好一顿推搡摇晃。

刘剧慢慢醒过来,傻傻看着老婆,满眼模模糊糊的大问号。

吴晓如一下子明白了,这东西又酒后胡说八道,瞎逞能,乱逞能。她使劲吐口气,指着墙上的防水电话,“找你的。”

刘剧抬起胳膊,朝电话伸去。电话挂得太高,他一下一下够。吴晓如盯了几眼,转身走了。他挣扎着起来,眼前一片晕,摘下电话。“这是飞翔餐馆。需我效劳吗?”

电话那头大笑,“下班了还这么敬业。请问,你竞选市长出于怎样的考虑?”

刘剧混浆浆的脑子里闪出一个大铁钩子,凉瓦瓦的。竞选市长?谁?长时间的职业磨练,他本能把问号向对方置去。“你认为呢?”语言是最好的清醒剂。话出口,他清醒了一些。

原来,半夜十二点差十六分,警察接到报警,赶到戈尔登酒吧。有几个酒客跑晚了,让警察逮个正着。警察进了屋,还有几个酒客在那里你骂我嚷,瞪眼示威,也悉数被带上了手铐子。其中就有泰姗。到了警察局,一讯问,没一个承认打架的。让酒吧老板和店小二指认谁动了拳头,砸坏了杯子和桌椅,二人就打呼噜语儿。这些酒客都是酒吧常客,送财天使。之所以报警,是证明了事实找保险公司要钱。警察局长抡起警棍往桌子一擂:你们为了什么闹事?酒客们面面相觑:因为有人宣布竞选市长。警察局长语气顿时缓了下来:谁?

这时,凯温·吐利赶到了警察局。他是《贝森每日时讯》今晚的值班记者,听值班警察说,有人在酒吧闹事被抓,就飞速赶来。十二点十六分,第一篇新闻稿发往报社:华人参选酒吧群殴。详细报道了整个事件,极尽渲染华人参选导致了社会冲突。半个小时后,第二篇新闻稿完成:华人竞选人的十大政纲。材料是泰姗提供的,他加工、提炼、修饰、润色。然后,查找刘剧家的电话号码。十二点五十一分,电话铃声吵醒了吴晓如。一点零七分,刘剧开始接受采访。

记者:“你为什么选择戈尔登酒吧宣布竞选,有什么寓意吗?”

刘剧恍恍惚惚记起酒吧之事。记忆渐渐清晰了。表达欲如沙鼠,太阳落山了,头一拱,露出了尖尖的鼻子,嘴,眼睛,脑袋。“一个哲人说,事物本是平常的,所谓寓意,无非人为造就的而

已。”

凯温·吐利想了一下，没怎么想明白。“刘先生，你为什么参选？”

辩论的激情从刘剧胸中燃起，他拽着话筒线，头顶在门框上，关上门，留了一条缝，呼吸着卫生间外的空气。“你是说，‘刘，你是因为不满意莱安·皮考利才想拱掉他吧？’我告诉你，你对美国的政治原则一无所知，或者，顶多是一知半解。我告诉你，皮考利当市长合格不合格是一回事，我想不想竞选市长是另一回事。作为公民、贝森市的市民，我有竞选市长的天然权利。”

《贝森每日时讯》记者凯温·吐利：“据你的朋友兼支持者泰珊·沃尔德兹女士说，你认为现任市长皮考利先生的施政存在着十个方面的失误，你为了市民的利益和本市的未来发展，决定出马一搏。刘先生，我很喜欢‘出马一搏’这句话。”

“是的！”一丝快感，从刘剧胸中荡起，瞬间已呈燎原之势，大脑门里不干不涩了，太阳穴不闷不胀了，眼皮滑溜了，舌头柔软机敏了，谈锋锐利了，腿脚身腰里漾漾着惬意，酸烘烘的臭气不闻了，敞开声音，亮开嗓子，像在戈尔登酒吧一样，历数了现任市长、现市政府的罪状。对每一条罪状，他都详加描述，痛加批判、声讨。以至于凯温·吐利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阻住他的谈兴。但是，刘剧停不下来，因为他不肯停下来：

“贝森市最大的问题是种族歧视问题，具体讲，就是对非法移民的歧视问题。他们被迫在农场里当农工，在餐馆里洗碗，在修车行当修理工，在超市当店员，在仓库当搬运工，等等，等等，可是，他们挣到法定最低工资了吗？他们得到应该有的福利了吗？他们有失业保险、医疗保险吗？他们享受到社会救助的计划了吗？没有！难道美国公民是人，非法移民就不是人了吗？正是这些非法移民，促进了贝森市的经济的发展，可是，这个社会

并没有回报他们,反而在惩罚他们!”

吐利:“……”他根本抢不上槽。

“如果你有兴趣,你去市长大人的农场看看。那里清一色的墨西哥兄弟。有白人吗?没有。有黑人吗?没有。有华人吗?也没有。市长大人一年数百万美元的利润,不正是他们创造的吗?可是,他们却连起码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。如果你有兴趣,你去贝森市南区看看,街道狭窄,垃圾遍地,房屋破旧,治安极坏,毒品,卖淫。没有政治家关心他们,因为他们不是美国公民,没有投票选举市长、州及联邦参议员、众议员的权力。”

凯温·吐利默默听着,也许,他手里的电话已经扔到了桌子上,电脑游戏玩得正起劲儿呢。

“可是,本市却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,正是因为非法移民的存在,才使贝森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,才导致了诸如……问题。”刘剧用十五分三十六秒将“诸如问题”排列完毕。“这种看法是错误的,极其错误的,是皮考利政府误导市民的结果。

“我认为……

“我认为……

……

“我认为,应该把赌场迁出贝森,应该关闭脱衣舞厅和所有色情场所,应该把贝森建设成‘零毒品城市’。”

也许,这时记者凯温·吐利拿起了电话。“还有别的理由吗?”

“莱安·皮考利已经干了三届十二年了,应该让位了。一个哲人说,当政府的权力长时间地被一个人所掌握时,权力的性质就要发生变化。所以,民主的含义一是政府领导人要由人民选举产生,二是政府领导人的任期应该受到限制。”

记者:“你的胜算几何?”